

# 远指词“那”词串在台湾口语中的词汇化与习语化\*

毕永峨 台湾师范大学

**提要** 现代汉语指示词正在进行的语法化已有文献讨论, 本文进一步探讨台湾口语中远指词“那”在高频共现组合中产生词串词汇化的现象。“那种”和“在那边”均呈现主观化的语义延伸, 从指涉事物本质转为表达说话人对所言谈事物的立场。这些延伸均源于远指词的基本远距义, 而这些例子也见证了语言成分横列合作与纵比竞争在语言演变上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词汇化 主观化 指示词 词频 横列 纵比

## 1 引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示词“那”在台湾口语中因频繁使用而产生的一些含“那”的词串。这些词串都已呈现语音弱化及语意变迁。某些“那”词串已经语法化, 但是本文将特别针对其他一些“那”词串, 探讨它们词汇化的现象及主观化在词汇化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说明几个概念。主观化是语义变迁研究中产生的概念。口语中听说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因语用推论而导致词汇或词组的语意产生变化。这种变化时常呈现主观化的现象, 也就是词义从指涉事物本质转为表达说话人在语境中对所言谈事物所持的态度或观点 (Traugott 1989, 1995;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词串的现象, 在近年语料库语言学兴起后, 越来越被研究者重视。在语言使用中, 某一特定的词常常与一些其他特定的词以特定的词序一起出现, 而如此形成的词串, 不一定对应于句法结构的单位, 可是它们的共现因为使用频率高, 在说话人的心理词汇库中多多少少已形成一固定形式。西方文献中, 不同学派对此现象有多种称呼, 如 *phraseology* (Cowie 1998; Stubbs 2002), *collocational framework* (Renouf and Sinclair 1991), *recurrent word-combination* (Altenberg 1998), *fixed expression* (Moon 1998), *lexical bundle* (Biber *et al* 1999) 和 *construction* (Bybee 2006; Traugott 2003)等。陶红印(2003)称之为格式。本文为与其他语法概念如“词组”区分, 称之为词串。

## 2 使用频率与语言演变

近年来因为语料库语言学的快速发展, 大型语料库以及功能齐备的语言检索工具都越来越普及。在研究方法的带动下, 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语言使用频率与语言变迁的重要关系 (Bybee 2003; Bybee and Hopper 2001)。在词串方面, 高频词串往往带来语音弱化或融合, 语义变迁——产生多义现象甚至于语义变化——以及词类转变, 语法结构重新分析等现象。在历时的过程上, 某些词串最终到达所谓“自治”(autonomous)的状态, 也就是在心理词汇库

\* 本文的撰写, 承蒙陶红印教授给予建议, 谨此致谢。文中若有任何谬误与不足, 概由作者负责。

中独立成词 (Bybee 2006)。许多如此的词串, 都是语法化的例子。英文中的经典例子就是 *going to* 变成 *gonna*, 包含有语音弱化, 语法重新分析以及实词变虚词的语义变化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32 - 93)。本文要探讨的就是从固定词串走向词的发展问题。不过, 并非所有这样的案例最后都走上语法化, 即从实词变成虚词。这些非语法化的固定词串, 在口语里特别多。它们往往发展出以整个词串为单位的意义, 而这样的语义变化常常就是语用推论又经频繁使用而固化的结果。语用推论固化得来的语义常常就是主观化的过程, 也就是词义发展出表达说话者对所谈事物的评价。英语中的经典例子如 *I think* 发展为话语标记, 表达说话者对所谈事物的 (颇高但不绝对的) 肯定程度, 而且可以在句中移位, 不必固守原来在句首的位置, 因此也反映了这个词串在说话者心理词库中的独立地位 (Thompson and Mulac 1991)。现代汉语口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最近提出讨论的有“我知道”和“你知道” (陶红印 2003)。有些已经是虚词的, 则黏附在共现词上, 变成词内成分, 如“x是” (“就是, 尤其是”), “x着” (“接着, 顺着”) (董秀芳 2004a: 144 - 203, 2004b)。前面提过, 词串不一定对应于句法结构的单位, 跨句法结构层次的词串, 经频繁使用也会被重新分析为一个独立的词汇, 如“的话”的历史演变 (江蓝生 2004)。当代美式英语口语中第一人称代词 (I) 与否定形式 (*don't*) 也因频繁共现, 产生语音融合而渐渐形成跨句法结构层次的固定词串 (Bybee and Scheibman 1999)。

不过, 使用频率只是语言演变的众多机制之一。在任一时间点上, 并非所有高频词或词串必然呈现语音弱化和语义延伸; 高频词 (串) 的语音、构词、句法及语意各方面的演变也并非必然相关。在当代英语, 高频词 *be* 和 *have* 的语音节缩现象很普遍 (如 *'s* 或 *'ve*), 但是到目前为止, 节缩形式并没有发展出 (相对于完整形式的) 语义变化 (Krug 1998)。

另外与词频相关的一点就是横列 (syntagmatic) 与纵比 (paradigmatic) 的相对关系。讨论词串时, 我们基本是看横列关系, 也就是语言成分或词类共同使用 (合作) 的惯例。但是这种词串形式唯有在与其他类似而有纵比 (竞争) 关系的词串做比较后, 呈现相对高频, 才有意义。譬如, 在英式英语书面语中, 否定节缩形式 *don't* 的使用频率已经超过完整形式 *do not* 的频率, 但是其他有纵比关系的否定节缩形式如 *doesn't* 或 *didn't* 就还没有超越其相对应的完整形式 *does not* 及 *did not*, 因此在语音、词法及句法层面, 英语否定式的完整形式与节缩形式的分布是不均衡不对称的。同理, 北京话口语中数词“一” (以及“二”和“三”) 与量词“个”因高频使用而产生语音节缩或弱化现象, 甚至语法上的重新分析; 但同样的语音节缩却不见于其他数词和量词的搭配 (Chirkova 2004; 董秀芳 2003; Tao 2002, 2005)。北京话与台湾口语中的指示词系统也分别呈现不对称的发展。

### 3. 台湾口语中的“那”

本文考察指示词“那”在台湾口语使用中形成的一些词串。指示词和一般语法词一样, 是高频词。指示词在当代汉语 (特别是口语) 中高频使用且进一步语法化的现象已有文献讨论, 在北京口语中是近指词“这”语法化, 而在台湾口语中则是远指词“那”, 两者都是进一步发展成为定冠词 (方梅 2002; Huang 1999; Tao 1999)。“个”是语义虚无的量词, 它与其他词组合时一般不会对语义上添加具体意义。台湾口语中正在发展的定冠词形式基本上是

“那个”，也呈现了指代词与“个”这个横列关系上共现频率最高的词所构成的词串语法化的现象。本文所要探讨的，则是除了“那个”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由“那”构成的（横列）词串？它们是否也有语音、构词、语法和语意上的演变，反映它们走上变成独立心理词汇的路径？

纵向比较来看，虽然近指“这”跟远指“那”最常共现的伙伴都是“个”，可是它们各自的共现机率有明显的差别。我收集的台湾口语语料含有 1542 个“那个”词串样本，但只有 624 个“这个”词串样本，后者只是前者的 40%。“那个”在台湾口语中的相对高频也间接反映它（相对于“这个”）在语法化道路上的先进一步。本文将专注于讨论由“那”形成的词串，只有在需要做比较时，才会提到“这”。

### 3.1. “那种”

在台湾口语中由“那”构成的词串，从使用频率来看，前三名是“那个”（1542 例），“那种”（540 例），“那边”（309 例）。与“那个”和“这个”一样，“那种”的使用频率也高于“这种”（540: 157）。

“那种”的使用频率虽然比“那个”低很多（540: 1542），但是仍呈现明显的语音弱化与融合。在许多样本中，“种”声母脱落，前后两元音弱化而且几乎连结成为一个音节，整个词串以“那”的去声滑向“种”的上声为原来两个音节留下来的最明显的痕迹。这个词串在语音上的单音节化，不由得令人推想这两个词是否在词义上也紧密地结合？

口语语料库的 500 多例的“那种”样本里，多数例子仍然是“那”表指示，也就是说，“那种”所带的名词是有所指的（referential）。不过，由于“种”的意义本来就有“概括”之意，语义很容易走向“差不多，如同，好像”之意。英文中 kind, sort 引申出 kind of, sort of 的用法即是相对应的例子。因此，“那种”由定指虚化，不再表达“那一种”的意义，而发展出非组合性而习语化的意义，即表达“约似”（approximation）与“模糊的认定”（vague identification）。再进一步，好像（与否）是说话人主观的评断，因此“那种”也间接表达说话者“对于所说内容不完全确定”的态度。从语用促成语法化或词汇化的角度看，“那种”作为习语衍生出评断意义是非常自然的。

因为是好像，是不完全确定的评断，所以“那种”的这个用法常常与斟酌词如“有点、所谓的”，犹豫词如“什么（的）”共同出现。某些表达犹豫或不确定的语音特征也常在附近出现，如停顿、音节拉长、或重复等。“那种”本身也因上面所说的单音节化而显得发音速度很快，见例（1）：

- (1) a 那种很俗，又有点像制服裤的那种米黄色那种卡其裤，……
- b 我们刚刚听到你这首“散热的音乐”，有点那种 - 女黑人，灵魂音乐那种的感觉。
- c 我很想去买那种什么 - 百科全书，

---

Huang (1999) 文所言正在生成的定冠词形式应是“那个”而非单音节的“那”，文中所引的绝大多数的例子是“那个”，只有一小部分是“那种”。

口语语料为 50 组自然对话，总共长度约为 15 小时。“那”词串的使用频率与语音弱化的细节，参见 Biq 和 Lee 2005。

为了阅读方便，口语语料用汉字转写，并省略了口语声调的细节。某些感叹语则以罗马拼音代表。

- d 不晓得是国际电话还是那种什么付费电话什么的。
- e 什么蜂窝岩的那种石头就对了，
- f 或是说你在 eh 电影中也会看到那些什么所谓的那种象征手法啊什么什么的。

例 (1) 中的“那种”，还可以算是定指的用法，虽然所指涉的范畴模糊。再进一步，“那种”也常用在一些表达概念而泛指的名词组前，这当然不是定指。不说“那种”更合于传统语法。“那种”在这些例子中成了赘语——说了等于没说，见例 (2)：

- (2) a 因为我觉得人本来那种 - 怎么讲，那种 - 可发挥性其实是非常大的。
- b 外科医师不是会有那种年龄限制吗？
- c 我本来以为——不大适合听古典乐，因为以前都比较喜欢看一些那种戏剧表演或是电影，可是后来觉得上了年纪之后开始可以接受那种 - 古典乐了。
- d A: 中国餐馆不是也很多吗？ B: 嗯，比较多是在那种中国城吧。

更进一步，“那种”也出现在专有名词前。例 (3a) 中，“嘉南大地震”专指 1964 年发生在台湾嘉南地区的一次大地震。“那种”与专名的结合表达了说话人主观评断中地震的强度与当年嘉南大地震相似。例 (3b) 中，“元智”与“大同”是台湾两所大学的名字。“那种大同”表达了说话人所评断的大同大学所代表的等级。在这些例子中的“那种”已经不再是“远指 + 名量”两个独立语言成分，而是一个表模糊认定的单一词汇了。

- (3) a 那么大的地震，我以为是那种嘉南大地震。
- b 元智有比那种大同好吗？

最后，在句法上，名量词“种”后一般应接名词，但是口语中已有不少后接非名词成分的例子。例 (4) 都是“那种”出现在说话人的评断——通常是谓语或补语成分——之前。

- (4) a 对啊，你看中医那种秘方通常是那种口耳相传。
- b 然后然后他就还有一些他就还有那种就是有访问很多专家嘛！
- c 然后吴文宁就笑得那种 - ，声音就很奇怪，好像老巫婆一样。
- d (关于玩牌的伙伴) 结果后来发觉有人那种 tsʔ，动作真是缓慢，白痴级的。

“那种”甚至出现在谓语结构中，紧贴表程度或表动作的动词 (组) 之前，见例 (5)：

- (5) a 你会觉得——啊怎么气氛忽然那种严肃起来。
- b (关于考试的分数) 如果考得比较那种难的话就 - 就比较低啊。
- c 要不然就是灯光效果都一定会特别特别的那种加强特别好。
- d (关于日本流行歌曲的创作) 他们应该会比较会换哪，然后比较会那种很用心去设计。
- e 他就说他耳边就有一个声音响起，就跟他讲说来来了，……对啊，就是在耳边那种唤起这样子。
- f 麦当劳它很会那种诱惑小孩子。

从语法角度来看，例 (4 - 5) 中的“那种”已经经过重新分析，变成谓语中的修饰成分。总之，“种”不再是一个名量词，“那种”也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成分，而是具有特定意义——表模糊认定与不确定立场——的单一词汇。与前面在名词成分前表约似的例子 (1 - 3) 类似，这些在非名词成分前的“那种”也常有斟酌词、犹豫词或语音停顿、语音拉长，语词重复等前后相伴随出现。然而在语音方面，“那种”的连读与单音节化在非名词成分前比在名词成分前在比例上显得更全面，这其实是反映了名词成分前的“那种”毕竟有一大部分还是定指

的组合用法，而非名词成分前的“那种”均已是单一词汇的结构事实。

在我收集的语料中，“种”的左边最常出现的词的确是“那”和“这”。如前所提，“那种”约 500 例，“这种”约 150 例。如果“种”的意义使得“那种”这个词串词汇化，那么“这种”也词汇化了吗？首先来看“这种”的语音。因为“这”的元音已经是央元音，很难判别元音是否弱化。不过，我们检测了在“这种”词串中“种”的声母是否有弱化，并与“那种”做了比较，见表 1：

	脱落	保留	检测语料数目
那种	85%	15%	109
这种	73%	27%	104

表 1 “种”声母的脱落与保留

虽然不如“那种”的明显，“种”声母的脱落在“这种”词串中仍然以约三比一为强势。不过，在言谈语料中，我们却找不到显示“这种”已词汇化的证据。几乎在所有“这种”的用例中，“这”都维持定（近）指意义。只有极小部分用例，“这”没有清楚的指涉对象，见例（6）：

（6）你看现在这种经济都不景气。

例（6）中的“这种”在泛指名词前，不是定指，而可能只是填补说话的空档。许多“这个”的口语用例也是做填补（Huang 1999: 93）。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做是走向语义虚化的第一步。但是，我们的语料中，习语化的“这种”的用例还不能算普遍。在这点上，“这种”与“那种”是不一样的。“那种”和“这种”的词汇化差别，是相对应于“那个”和“这个”的语法化差别的，而两组中“那”词串的词频也都超过“这”词串。

### 3.2 “在那边”

“那边”是第三高频的“那”词串（309 例），不过，本文将专注于讨论一个限制更多的词串，即框式介词串“在那边”。“那边”（及“这边”）做方位词时，可以跟在处所名之后（图书馆那边），但也可以直接接在处所标记“在”之后（在那边）。以个别词汇来看，“那边”（及“这边”）前面（左边）共现最高频的词就是“在”（“在那边”130 例，“在这边”26 例）。“在”本身可当动词，因此“在那边”（及类似词串）可构成谓语。做框式介词时，“在”所带的方位短语可出现在动词前面（在那边玩）（前置），也可出现在动词后面（坐在那边）（后置）。一般来说，前置表动作起始点，后置表动作结果。

“在”当动词时词串语音弱化不明显。介词用法时，则“在那边”与“在这边”都有语音弱化的现象。除了“这”呈现台湾口语中普遍的卷舌音 zh- 的去卷舌化，两个指示词的元音往往弱化为央元音（schwa）或完全消失。声调则不是消失就是受下一音节（边）声调同化成为阴平调。“在”的语音与前置或后置相关，前置时大多数维持完整形式。所以“在那边玩”只有指示词呈现弱化。后置时，因为重音往往落在动词，“在那边”的“在”的声母时常消失。所以“坐在那边”的“在”及指示词都呈现语音弱化。

因为以下讨论聚焦于框式介词的用法，所以下面提供的语料数据不包含“在”作为动词

的词串。如同“那个”vs“这个”，“那种”vs“这种”的对比，“在那边”的(介词)使用频率远高于“在这边”(111: 13)。在这两组词串中，前置用法也都远超过后置用法：“在那边”前置 93，后置 18；“在这边”前置 11，后置 2。

另一组与“在那边”有纵比对照而具竞争力的词串是“在那里”和“在这里”。但是口语语料中后两组的使用频率(分别为 15和 5)都远不如“在那边”(111)。再者，“在那里”和“在这里”的前置与后置的分布(“在那里”7◇8;“在这里”3◇2)相对于“在那边”(93◇18)而言较均衡。表 2 列出以上所讨论的统计数字。

	前置	后置	总数
在那边	93	18	111
在这边	11	2	13
在那里	7	8	15
在这里	3	2	5
总数			144

表 2 “在那边”与“在那里”的前置与后分布

纵比来看，“在那边”非常突出，占四组词串使用总和的 77% (111◇144)。进一步看，它的前置用法，在四组词串使用总和中更是占了 65% (93◇144)。我们猜测，“在那边”的前置用法是所有形式中最例行化(routinized)的，也最有可能演变成独立的心理语言词汇。的确，以下所讨论的语义延伸而发展出的习语用法，只见于前置(“在那边”和“在那里”都有)。

口语语料中，“在那边”也呈现与“那种”类似的从定指到赘语的演变，但是“在那边”目前还没有出现语法结构上重新分析的例子，所以在词汇化的进程上较“那种”缓慢。

“在那边”按字面义解读——也就是它的组合意义——是提供所言谈事物的处所信息。处所信息其实还可以分成“必要的”与“非必要的”两类。例(7)中，“在那边”的使用是为了提供必要的处所信息。说话人此时正在说明为什么饭店工作人员都聚集在饭店大门口。“在那边”在此指的是饭店大门口，这个句子非得有处所短语不可。

(7) 因为好像当天有一个特别的欧洲团要来，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迎接他们。

非必要的处所信息指的是，“在那边”仍然是提供处所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在语义完整性上来看是并非必要的。例(8)中，“在那边”可以视为说话人要说清楚“想”的事件发生在“打坐”的地点(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虽然事实上不说“在那边”，一般的解读也会是如此——人思想的地点当然是人身所在的地点，不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8) 我这次去打坐我就在那边想，我在那边想啊，我希望赶快考试。

在这个例子中，“在那边”除了可以指涉事件发生的场所，也可以解读为指涉事件发生的时间。由空间的指涉转向时间的指涉，是词汇多义化的基本手段之一，也是“在那边”实

---

语料中前置的“在那边”样本一共有 107例，但是其中 14个样本所在的话语是半路截断的(truncated)，整句的信息状况难以判别，无法进行下文所讨论的话语及词义分析，因此这些样本都未列为分析对象。其他相关词项的样本倒都没有语句半路截断的情形。

词虚化的路径之一(方梅 2003)。

再其次,区别“在那边”是提供“非必要的”处所信息,还是“无意义的”赘语就相对困难了。有些例子似乎两种解读都说得过去,见例(9):

(9) 我觉得放那种鞭炮,感觉满过瘾的,对面人家不是在那边放那个环保炮吗?很像我们回南部乡下玩的那个霹雳炮。

此处“在那边”可以做字面解释,即说明邻居是在“(他们家)那边”放鞭炮。然而,这个处所信息——即邻居家是在那边而不是在这边——并非事件的核心,这种用法可说是赘语。因此,这是个“那”词串从提供非必要的处所信息过渡到成为一个赘语的例子。我们把这类例子算做模糊类。模糊的例子从语法化的角度看是很正常的——语义延伸的过程常会有新旧义模棱两可的现象(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63 - 93)。不过,为了在语义延伸的论证上持保守的立场,我们把所有模糊类的例子都算成依字面解释的类型(第一类,组合处所义)。

某些(但非全部)赘语用法的“在那边”,则又因为上下文的烘托,渐渐产生出表达说话人态度的主观化语义延伸。说话人在处所信息非必要的上下文加入这个赘语,表面上是对事件有了更细致的描述,实际上却以事件细节引起听者的注意。例(9)提到,“在那边”可以进一步指涉事件的时间。事实上,“在”这个词本身就已经是汉语的体貌标记,表达进行状。“在那边”便提供事件正在进行的临场感,增加可观性。这也是口语需要生动以便维持听者兴趣及注意力的动机所牵引出来的语言手段。所以赘语虽然在语句意义层面为冗赘,但在语用层面有着传达说话人凸显所言事件的意图。赘语用法的“在那边”也暗示说话人对所言事件保持距离(detached),要让听者自己评理的立场。有时(但并非所有的情形)所言事件与说话人的期望有落差,因此,可以是可笑的、荒谬的,或是负面的。这种指向疏离(甚至负面)的立场的功能当然是源自于“那”的远指基本意义,是远指意义主观化之后的语义延伸。

例(10)摘自一位小姐关于她和她妈妈如何在路边摊与小贩讲价买衣服的叙述。

(10) 他就说不然算妳八百九就好了。我跟我妈在那边对看了很久,还是把它买下来了。

“在那边”在表面上似乎对故事内容提供了处所细节,然而这个处所信息——两人对看的地点——并非事件核心,实为具有语用功能的赘语。“在那边”加强了故事的临场感,引诱听者注意,并且暗示说话人(对于她和她妈妈当时疯狂买衣服的行为)“不可置信”的态度。

例(11)中,说话人风趣地说,她的男人必须能忍受她爱说话的习性。

(11) 那一定要找一个男人,要嘛他就是闭嘴,让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不会嫌我烦。就是不会嫌我唠叨不会嫌我啰嗦,然后就去睡他的觉,让我在那边一个人讲讲讲讲讲。要不然就是要那种比我还厉害,比我还会跑,然后话讲得比我多,那种男生。

“在那边”若从字面解,则处所信息——“我”说话的地点——又是无关事件核心的。它是用来增加所言事件(一个人讲讲讲讲讲)的临场感及戏剧性,凸显它的特别及可笑。

在例(12)中,说话人在被问到游乐园里的(旋转的)海盗船好不好玩时,说出他的负面评价。

(12) 我觉得还好 e,只是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就在那边转来转去而已啊。

还是一样,“在那边”若从字面解,则处所信息——海盗船旋转的地点——并非言谈重点。“在那边”的使用无非是增加临场感,强调这个游乐器的单调与不够刺激。

如前所提,“在那边”语义延伸习语化的例子都是前置用法,后置没有。在93个前置“在那边”例子中,29个属于第一类,按字面解释,表达必要或非必要(包括模糊类)的处所信息;64个属于第二类,与处所信息无关的习语用法。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二的语料(64◇93)呈现所谓非组合意义的习语用法,表达凸显意图及疏离立场。同时,语音弱化也呈现出对应关系。所有的前置习语例子,“在那边”中的“那”的语音都极度弱化,元音完全消失,只留下鼻声母为痕迹。相对的,第一类组合用法(字面解读)的一些例子中,“那”的元音还会以原型呈现,或只是弱化为央元音。从语音及语义语用的角度看,“在那边”应该说已经在台湾口语中逐渐形成一个心理语言单位,发展出这个词串特有的习语意义,用以表达说话人对言谈内容的凸显意图及疏离立场。不过,这个词串目前并没有在语法层次上展现进一步的演变,仍然维持它前置的位置。而且,它的习语用法,目前还需要上下文甚至语境的烘托。前面所举的例子(10-12),若没有对上下文背景的认识,只看“在那边”所在的本句,则都可以解读为提供处所信息。与“那种”的词汇化已有语法上重新分析的可靠证据相比较,显然“在那边”的词汇化进程还在初始阶段。因此,“在那边”目前只能说是习语化的现象,离完整的词汇化还有一段路。

与“在那边”相比,“在这边”的使用频率很低。前置用法虽然也是无标记用法(13例中的11例),但大部分(11例中的8例)还是属于表达处所信息的第一类组合用法。因此,语义延伸在近指处所结构还不是一个现象。“在这边”是一个还算常用的词串,但是还没有固定化,离成为单一心理词汇还很远。

“在那里”的前置用法一共只有7例,如同“在那边”一样,也以表达说话人凸显意图及疏离立场的词串习语义为多数(5例)。不过因为语料样本总数目过少,还不能下定论。另外,“在这里”总样本数量也很少(3例),但跟“在这边”一样,仍是表达处所信息的短语。表3就是这四组近指或远指的处所词串在前置位置的统计。

	前置全部数目	组合处所义	习语凸显义
在那边	93	29	64
在这边	11	8	3
在那里	7	2	5
在这里	3	3	0

表3 “在那边”与“在这边”前置用法的组合义与习语义之分布

### 3.3 口语与书面语比较

这一节讨论口语与书面语的比较。“那种”和“在那边/里”词汇化习语化的现象,基本上尚未进入书面语。书面语语料库中,相关词串的词频与口语语料库中的截然不同:“这种”远多于“那种”(约5◇1),“在这里”也多于“在那里”(约2◇1)。而“在这/那里”远多于

我们采用的书面语语料库是台湾光华杂志在线全文检索 <http://www.sinorama.com.tw/ch/search/>。



“在这 那边”，“在那边”和“在这边”的样本数极少。我们一一检视了语料库中现有的“那”词串样本（“那种”约 100 例，“在那里”约 50 例，“在那边”5 例），“那”几乎全是标准的指示词用法。“那种”没有词汇化的例子。“在那边/里”只有例（13）一例，而其语境是模拟当事人的言谈（他说……），表达说话人（对所谈的“林正盛的外型走来走去”）的负面评价。

（13）“我只是把自己演出来，拿自己的样貌和观众分享；真正要当演员，其实有一堆功课要做，”他说，演得不好就是林正盛的外型在那里走来走去；要走上表演的路，就得让认识他的人发出“林正盛怎么会这样”的惊叹。而他自认个性容易紧张，不适合站在摄影机前。

可以说，口语中“那”词串词汇化习语化的现象，目前尚未进入一般以信息传达（而非人际互动）为主要功能的书面语。而书面语中远指样本少于近指样本，但口语中则相反，这个反差反映的应该是两个事实：（1）近指的回指功能在书面语的重要性，（2）远指的“那”因语法化，词汇化与习语化而激增的口语使用。

#### 4 结论

本文探讨了两项远指词“那”与常共现的词所构成的词串经由频繁口语使用所产生的词汇化或习语化的现象。从“那种”及“在那边”所呈现的语义延伸，可看到语言互动中说者听者双方相互揣摩对方意思及意图的推论历程，经过频繁而例行化的使用，逐渐产生出新的语义，甚至产生新的词汇，引起语言结构的改变。新语义的产生见证了主观化的力量。然而，这些后起的语义，多多少少还是与原来语言组成分子的原始语义相关。“那”的远指功能，提供了“远距”的语义基础，在此之才发展出“不确定”或“疏离”的意义。“种”的“种类”义，则是“约似”与“模糊认定”的基础。处所标记“在”（与方位词素“边”）原都是描述具体空间的词汇，也为抽象的概念如“事件的正在进行（临场感）”提供了语义延伸的基础。

本文所讨论的两项案例，虽然在口语中分明存在，但目前书面语（特别是以传达信息为主的书面语）中尚未见到。这说明这两项案例还在词汇化道路的初始阶段。其中，“在那边”的发展较“那种”更为缓慢。“那种”已有语法上的证据，显示这个词串已成为一个独立心理词汇；而“在那边”尚无语法上的证据，所以只能说这个词串已经习语化，有其非组合的习语意义，但还不能说它已词汇化，成为独立心理词汇。

词串的研究，显示了语言成分横列关系的重要性。语言成分越相互聚集，就越有可能结合——语音上的弱化节缩以至融合，词义上经由频繁使用的揉合发展出习语义乃至进一步独立成词。词串词汇化这个语言演变的手段，在汉语这种词素多为单音节的语言中，尤为重要。

通过纵向比较，我们也看到多义现象导致同一词类中组成分子体质不均的语言本质。台湾口语中远指的“那”比近指的“这”使用频率高，能搭配的词素较多，功能也较多样化，“那”词串也远比“这”词串早踏上语法化，词汇化，习语化的路途。若从语言使用角度来看，则指示词这个词类是一个不均衡，不稳定的类别。由此我们认识到，词类无非是一个我们对语言元素在概念上的原型分类；同一类别中的分子，各自的风貌，在语言使用上的差距可以是相当大的。

## 参考文献

- Altenberg, B. 1998. On the phraseology of spoken English: The evidence of recurrent word-combinations. In A. P. Cowie, ed., *Phraseology: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p. 101 - 22.
- Biber, D., S. Johansson, G. Leech, S. Conrad and E. Finegan. 1999.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Biq, Yung-O (毕永娥) and Lee Chia-Lin (李佳霖). 2005. Frequency, phonetic reduc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Na*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 16)*. Los Angeles, CA: GSL, USC. Pp. 1 - 18.
- Bybee, J. 2003.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grammaticization: The role of frequency. In R. Janda and B. Joseph, eds.,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p. 602 - 23.
- . 2006. From usage to grammar: The mind's response to repetition. *Language* 82, 4: 529 - 51.
- Bybee, J. and J. Scheitman. 1999. The effect of usage on degrees of constituency: The reduction of *don't* in English. *Linguistics* 37, 4: 575 - 96.
- Bybee, J. and P. Hopper, eds. 2001.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 Benjamins.
- Chirkova, K. 2004. On *yi* 'one item', *lia* two 'items', and *sa* three 'item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9, 2: 19 - 34.
- Cowie, A. P., ed. 1998. *Phraseology: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Clarendon.
- Hopper, P. and E. C.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Shuanfan (黄宣范). 1999. The emergence of a grammatical category *definite article* in spoke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1: 77 - 94.
- Krug, M. 1998. String frequency: A cognitive motivating factor in coalescence,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linguistic change.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6, 4: 286 - 320.
- Moon, R. 1998. *Fixed Expressions and Idioms in English: A Corpus-based Approach*. Oxford: Clarendon.
- Renouf, A. and J. Sinclair. 1991. Collocational frameworks in English. In K. Aijmer and B. Altenberg, eds., *English Corpus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Pp. 128 - 43.
- Stubbs, M. 2002. Two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studying phraseology in Engli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7, 2: 215 - 44.
- Tao, Hongyin (陶红印). 1999. The grammar of demonstrative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7, 1: 69 - 103.
- Tao, Liang (陶亮). 2002. Phono-syntactic conspiracy and beyo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spoken Beijing Mandarin. In I. Wischer and G. Diewald,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Pp. 277 - 92.
- . 2005. The importance of discourse analysis for linguistic theory: A Mandarin Chinese illustration. In F. Zygunt, D. Rood, and A. Hodges, eds.,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anguage Theories*. Amsterdam: Benjamins. Pp. 285 - 317.
- Thompson, S. A. and A. Mulac. 1991.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grammaticization of epistemic parentheticals in English. In E. C. Traugott and B.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II*. Amsterdam: Benjamins. Pp. 313 - 29.
- Traugott, E. 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57, 1: 33 - 65.
- .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D. Stein and S.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1 - 54.

- . 2003. Construction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B. Joseph and R.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p. 624 - 47.
- Traugott, E. C. and R.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董秀芳, 2003, 北京话名词短语前阳平“一”的语法化倾向。见吴福祥、洪波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66 - 80页。
- , 2004a,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 2004b, “是”的进一步语法化:由虚词到词内成分。《当代语言学》第1期, 35 - 44页。
- 方梅, 2002,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4期, 343 - 56页。
- , 2003, 从空间范畴到时间范畴——说北京话中的“动词-里”, 见吴福祥、洪波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45 - 65页。
- 江蓝生, 2004, 跨层次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中国语文》第5期, 387 - 402页。
- 陶红印, 2003, 从语音, 语法, 话语特征看“知道”格式在谈话中的演化。《中国语文》第4期, 291 - 302页。

#### 作者简介

毕永娥, 女, 博士, 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教授。研究兴趣: 语用学、话语分析、词汇语义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代表作: “Construction, reanalysis, and stance: ‘V yi ge N’ and vari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Conversation, continuation, and connectives”。电子邮件: ybiq@ntnu.edu.tw

B Q, Yung-O, female, Ph D., is a professor in linguistics at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pragmatics, discourse analysis, lexical semantics, corpus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Her major publications are: “Construction, reanalysis, and stance: V yi ge N’ and vari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Conversation, continuation, and connectives”. E-mail: ybiq@ntnu.edu.tw

作者通讯地址: 106 - 10 台湾台北市 大安区和平东路一段 162号 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

## Abstracts of Articles

### **YAO Xiaoping, A brief review of missionaries' Chinese dictionaries in the Vatican collection**

Among the Vatican collection of voluminous Chinese books, there are dozens of Chinese-European language lexicons, some of which are sheer lists of equivalent words. Others, however, are already neatly bound in a dictionary form, containing thousands of Chinese character entries with corresponding explanations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these Chinese dictionaries targeted for European learners, various efforts had been made to set up a system of phonetic notation for Chinese syllables, to classify Chinese vocabulary by semantic principles, and to analyze Chinese grammar by applying to it the concepts and terms of Western traditional grammar. The value of these manuscripts lies in recording a status quo ante of both Mandarin Chinese and its dialects.

**Keywords:** missionaries' Chinese dictionaries, Vatica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 **YANG Jun, Stochastic Optimality Theory: A critical read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Optimality Theory (OT) witness the revival of the probabilistic tradition of linguistic research.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som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in cognitive science, to examine the theoretical premises of probabilistic OT, and its key concepts, which include indeterminate ranking of constraints, stochastic distribution of ranking values, the maximum entropy model, and the learnability of stochastic OT.

**Keywords:** stochastic optimality theory, probabilistic linguistics

### **BIQ Yung-O, Lexicalization and phrasalization of *na* collocates in spoken Taiwan Mandarin**

Recent studies in corpus linguistics have identified frequency as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language change. A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demonstratives in modern Chinese has been documented, 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further cases in which collocating phrases containing the distal demonstrative, *na* (那), are going through stages of lexicalization in the Mandarin spoken in Taiwan. These lexicalization processes can be accounted for in terms of linguistic subjectification. *Nazhong* (那种) is often used to express approximation or vague identification and indicate speaker's uncertainty. On the other hand, many tokens of *zai naban* (在那边) are not used to convey locative information but rather the speaker's intention to highlight what

s/he is talking about and his/her detached stance. While these uses are extended from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distal demonstrative, these cases also bear witness to the syntagmatic integration (among collocating elements) and the paradigmatic competition (among near synonyms) in the evolution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Keywords:** lexicalization, subjectification, demonstratives, *na* collocates

**TANG Zhengda, Correlations between demonstrative constituents and the positions of relative clauses in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NP, Chinese demonstratives such as *zhe* (这), *na* (那), *zhege* (这个), *nazhang* (那张) can occur in two positions: (1) at the initial position followed by a relative clause + *de* + noun head; and (2) immediately before the noun head, i.e. relative clause (+ *de* +) demonstratives + noun head. The first structure is referred to as the relative-internal position, whereas the second the relative-external position. The paper first present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se two structures. The bulk of the paper is to present a fresh analysis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drawing data from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s as well as from written texts.

**Keywords:** Chinese demonstratives, relative-internal structure, relative-external structure

**ZOU Chongli, From logic to languag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Barbara Hall Partee**

This text is a record of ZOU Chongli'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rtee. The focus of the interview is on tho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ormal semantics and Chomskyan syntactic theory, between language and logic, and the extension of formal semantics into the field of pragmatics. Partee's main viewpoints are as follows: Montague grammar is the extension of Chomskyan syntactic theory, and his formal semantics also needs to learn from Chomskyan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in syntax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ormal semantics uses logical and algebraic methods studying natural language with multiple modes. That formal semantics extends into formal pragma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urrent developments.

**Keywords:** interview with Partee, Montague grammar, formal semantics

**WANG Xiuli, Revisiting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erminologies in Aspect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ome key terms in *Aspect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The translated terms reviewed are: recursive set, recursively enumerable set, recursive generation, algebraic theory, and procedure.

**Keyword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inguistic terms